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AUG 18 1989
UN/SA COLLECTION

PROVTSIONAL

S/PV.2876
16 August 1989
CHINESE

第二八七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8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朱迪先生

(阿尔及利亚)

成员国：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加拿大

基尔希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赛先生

芬兰

拉西女士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亚洛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洛津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南斯拉夫

科特夫斯基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12点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克局势

1989年8月10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779)

1989年8月1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782)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要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了安哥拉、喀麦隆、古巴、埃及、加纳、马里、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 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 我建议, 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格贝霍先生 (加纳)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塞劳先生 (安哥拉)、恩戈先生 (喀麦隆)、奥利瓦先生 (古巴)、巴达维先生 (埃及)、迪亚斯特先生 (马里)、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希拉尔先生 (南非)、蒙格拉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和祖泽先生 (赞比亚) 在安理会议事厅为其保留的议席就座。

审议议程项目2。

主席 (以法语发言): 安理会现在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 是应1989年8月10日加纳和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两封信中的请求, 这两封信分别载于文件S/20779和S/20782。

我要请安理会各位成员注意下列文件: S/20784, 1989年8月10日津

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 S/20788；1989年8月15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加纳代表，他愿以非洲国家集团8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

格贝霍（加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就你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而向你表示衷心祝贺。你作为赢得如此盛名的非洲的杰出儿子，使我们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我相信，你作为外交家和谈判家所取得的成就，将使安理会受益匪浅。

我愿借此机会向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先生阁下表示感谢和赞赏，他成功地领导了安理会7月份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今天作为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前来参加安理会，以便在纳米比亚正继续准备实现独立的时候，表达我们集团对这一领土上目前局势的严重关切。非洲集团求助于安理会，是因为本机构规定了这一领土上的过渡进程，并保证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参予这一进程。

简言之，我们希望提请安理会迫切注意该领土目前的状况，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看法是，这一状况不利于实现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目标。我们来此是为了请求安理会紧迫地对纳米比亚局势加以估价，以便进一步行使安理会的权力和影响力，确保在该领土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

但是，首先，我要表示，非洲国家集团欣赏和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及其下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继续在做值得赞扬的工作。他们自过渡进程开始以来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至今为止取得的有限成功值得赞扬。但是，我们今天来此是为了促请安理会再做多点儿事，支持和加强秘书长的努力，以便确保不仅于某一日期举行选举，同时确保选举进程的所有方面都无可指摘。

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于1988年12月22日签署了一份协议，那时，这一事件带来了纳米比亚领土从未有过的和平前景。该协议使该地区各国，包括南非共

和国承诺与秘书长进行合作，以确保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应符合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一点得到了接受安理会也对此表示支持。这一决议及安理会随后通过的决议一直坚持认为，选举进程应当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应在秘书长及其在纳米比亚的特别代表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

在对纳米比亚局势进行了认真和仔细的评价之后，非洲国家集团认为自己有义务通知安理会，在开始了整整四个月之后，选举进程依然不是自由和公平的，南非通过其行政长官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事实上削弱了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权威，而不是帮助他有效地管理。在长时间内持续发生偏离已商定程序的情况，几乎已司空见惯。

非洲国家集团本来可以，但并没有更早地要求安理会开会，这是由于秘书长定于7月访问该领土，同时也由于有关的区域性组织非洲统一组织计划于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首脑会议上讨论同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决定在上述两个事件完成之后再采取行动。现在，这两个事件均已结束，令人遗憾的是，纳米比亚局势并没有出现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良好预兆。因此有必要促请安理会迫切注意这一不能令人满意的危险局势，以确保所有各方在选举进程尚余的时间内获得公正待遇。

非洲国家集团的第一个主要关切是过去被称为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南非镇暴单位的继续存在和暴力活动。请允许我引证秘书长就这一令人不快的局势所说的话。他在1989年7月24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向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五次首脑会议讲话时表示：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条款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首先，在解散了镇暴单位南非特种镇暴部队之后，该单位的某些人加入了西南非洲警察部队。在实施联合国计划之前的年代里，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在纳米比亚北部恶名远扬。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已清楚地证明，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的前镇暴单位成员未对纳米比亚新的政治局势做出调整，继续骚扰和恐吓平民。他们已不适于根据联合

国计划的条件继续在警察部队工作。不仅如此，西南非洲警察部队，特别是前镇暴单位成员使用名为 CASSPIRS 的装甲运兵车和重机关枪显然违反了解决计划中关于‘警察应携带轻武器’的规定”。

秘书长报告说，由于他及其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在这一方面已取得若干进展。但是，国际新闻媒介和许多亲眼目睹者对过去几天纳米比亚发生的事件的报告证实，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成员仍然在杀害，伤害和普遍骚扰居住在乡村的人们，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者，显然是为了迫使他们转变政治上的支持。

安理会除了确认令人恐怖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非法和罪恶活动威胁到生命、人身和财产之外，还必须同意下列看法，即由于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声名狼藉，将该单位的成员并入西南非洲警察部队违反了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条款，同时也是不明智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种骚扰继续下去并有增无减，那毫无疑问将在心理上影响许多纳米比亚人，特别是头脑单纯的农民和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这有可能对将于 11 月举行的选举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这正是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目的，对其活动负责的是行政长官和南非。

安理会没有义务参与这种违反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行为。事实上，正如秘书长在我早先引用的讲话中所表示的那样：

“必须充分遵守解决计划中关于警察的条款”。

非洲国家集团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安理会必须坚持这一重要的看法。任何报道的行政长官打算限制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分子的做法都依然未满足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要求，这是因为该镇暴部队本应已经解散，其指挥系统已取消。行政长官最近宣布的措施未能满足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要求，因此是无法接受的。

非洲国家集团关切的第二点也需要引起安理会的紧迫注意，这主要是最近颁布的《选民登记通告》中存在的漏洞，这一通告允许南非国民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登记并投票。

今年5月，南非政府通过其纳米比亚行政长官公布了一项1989年投票人法律登记草案(AG19)，其中规定了建议的立宪会议选举中非纳米比亚人的登记和投票。除了轻率地准许只有21天时间在该草案变成法律之前对它作评论，行政长官最后敲定并颁布了法律草案，忽视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教会和工会所作的合情合理的评论。来自纳米比亚的消息表明，这项法律使许多南非人和其他外国人能够登记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

1989年7月21日的立宪会议公告草案第4款(1)说：

“名字出现在投票人登记表上，年满21岁及不受分款(2)提及的条件所限制的人将有资格被选举或成为立宪会议成员。”

这种对谁有资格被选进立宪会议所下的广泛的定义肯定超越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措词，该决议在有关西方建议的第6段中规定，“每一个成年的纳米比亚人”将有资格被选举，该引起重视的条款中唯一的争论点是谁是纳米比亚人。在缺乏法律含义的情况下(因为目前这样的纳米比亚公民身份并不存在)，根据任何合理的推论，纳米比亚公民应排除(a)其他国家的公民和(b)尽管出生在纳米比亚但已在其他地方永久居住或通过取得外公民籍，在他国武装部队服役或在外国选举中投票的人。

因此，如果我们要阻止前以前在纳米比亚行政部门、武装部队或警察局供职和服役过的南非士兵和公务员目前蜂拥去登记，就有必要对现存法律提出修正案。他们的目的当然是阻挠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坚持认为应做到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进程。因此，安理会应采取行动阻止这一做法，因为这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选举进程本身是不公平的。

非洲集团还要提请安理会特别注意行政长官最近发布的一系列公告草案的一些重要方面，因为这些方面阴险地企图不准西南非民组大部分成员，尤其是其领导人在建议的选举中登记，有资格被选举或投票。此类企图被第435(1978)号决议所禁止，任何公告不应使其成为合法。

例如，立宪会议草案第4款(2)的分款项禁止应合格成为会议成员的人供职。确切地说，第4款(2)(a)说，任何人无资格被当选或成为立宪会议成员，如果

“证明他犯有1977年刑事诉讼法令第一细目单(1977年第57法令)中提及的犯法行为。”

当然，第51号法令第一细目单不仅具体包括叛国和煽动叛乱等政治罪行，而且还包括可判处没有罚款选择的6个月以上徒刑的“任何犯法行为”。南非当局，主要是行政长官对“任何犯法行为”所作的解释是，它包括所有政治犯法行为。这当然不是第435(1978)号决议的意旨。

在评价这一条款时，我请安理会铭记，在纳米比亚，很大一部分西南非民组的积极支持者被南非定为犯了政治罪。这是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安理会是理解这场斗争的，并希望现在通过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加以解决。确实，许多难民曾在这时或那时逃离该领土，以便在因此类犯法行为服刑后躲避骚扰。如果这个条款因此仍是法律，许多西南非民组十分著名的成员，包括因民族主义而坐了好几年牢的托沃·亚·托沃将被取消资格。

这也不是南非企图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间接打击其中一方——西南非民组的目的。第4款(3)(a)说：

“被自由赦免的人将被认为没有被定为犯有他被赦免的犯法行为”。

然而，这个本来是宽大和符合逻辑的条款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人。仔细审查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对被定为犯有政治罪的许多西南非民组成员没有任何益处，因为最近根据1989年公告(AG13)给予遣返者的大赦显然并不构成赦免。此外，这一大赦只适用于遣返的难民，而不适用于留在该领土上的纳米比亚人。

秘书长特别代表未能把所有这些不公平的条款从各种公告草案上删去，大概是因为第435(1978)号决议只把职责授与行政长官发布公告。但是，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态度同安理会的指令是相违背的，安理会的指令是，特别代表应“监督和管制”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要求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对所有各方做到公平和公正。

对于目前人们在纳米比亚听到的各种宣言，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是，他们给予总督的权力过多。例如，在国民代表大会职能的问题上，他有权无视大会为实现纳米比亚主权独立而希望采取的任何行动的要求、建议和提议《国民代表大会宣言》第二节第(4)分节提出：

“总督无实行大会按照第(3)分节提出的任何要求、建议或提议的义务”。

第(3)分节允许大会向总督提交关于

“以领土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为目的任何它所希望采取的行动或实行的措施”

的要求、建议和提议。这意味着所有的要求或建议都由总督任意处理，并不需要符合一些既定的标准，甚至不必代表大会的一致意见。

如果这两个分节目前的措词不变，那么依此推断的结论就是：除非国民代表大会起草一部完全能为总督接受的宪法，否则纳米比亚就不能获得独立。我们知道总督喜欢什么样的宪法。这样的条款公然违反第435(1978)号决议，应当重新加以考虑。

我已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非洲集团作出结论，认为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未得到忠实执行。这一调查结果反映了纳米比亚人民、教会、工会以及许多公正的国际观察员普遍得出的结论。例如，《纳米比亚人报》报道，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小组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西蒙和耶鲁大学法律教授、美国司法部负责民权的前副部长伯克·马歇尔博士共同主持的设在美国的纳米比亚独立委员会6月23日在进行一项研究旅行后得出的结论说：

“联合国对南非在过渡时期所起作用的监督和控制至今为止未能产生最后条件，而这些条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所要求的自由、公正选举的前提”。

据1989年7月28日发布的新闻消息报道，访问纳米比亚的国际天主教代

代表团说：

“到7月中旬我们访问纳米比亚时，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的失望情绪已变成不信任。当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的有关人员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与南非达成协议的紧张条件下勤奋工作时，这种不信任是错误的。而当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受到西南非民组的欺骗，并且由于缺少与当地人民的联系而作出不公正的判断，或发现上级没有积极审理地方提出的控诉时，这种不信任则再正确不过了。”

该天主教代表团的成员有：美国联合会顾问罗伯特·杜马；SUDTHOORN的南非爱德华·亚当姆斯主教；南非的南非天主教主教联合会新闻官员KHOTSO KERANA；以及联合王国的天主教国际关系研究所总书记伊恩·林登。

该代表团得出结论：

“我们认真听取了西南非民组联络官、首席检查长布龙和总督的讲话，他们试图证明使用西南非民组的KOEVOET部队是正确的。在一些地区收集了KOEVOET/西南非民组的详细情报后，我们得出结论，他们为自己辩护时，或有计划地装作对西南非民组违反人权的行为完全一无所知，或表现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意图，目的在于维持违反第435号决议的军事化防暴部队的活动”。

事实上，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执行得并不顺利，纳米比亚普遍的政治气氛受到污染，令人失望。

秘书长已将他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通知了安理会，我们非常赞赏他的努力。但现阶段的问题不是CASSPIRS牌汽车的数量是否已从380减到60辆，也不是架在上面的机枪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撤除。事实上有证据表明KOEVOET分子仍然在纳米比亚进行野蛮、恫吓活动，这些人应该被清除。问题是，所谓已取得的进展仍然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而该决议应当得到充分遵守。

我们到安全理事会来是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纠正令人不满意的局势，因为这种局势持续下去将使纳米比亚人受到挫折，使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成为谎言，并使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受到公开嘲弄。此外，南非过去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安理会无人不知。总督阻碍执行计划的行动是为了蓄意破坏选举中的一方。为了体面和正义，决不能让他成功。

面对纳米比亚这一令人无法接受、甚至危险的局势，我受非洲集团委托，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保证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遵守，并澄清该领土的政治气氛。安理会的行动最好遵循下列建议：

第一，通过一项决议，以保证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有权监督和控制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纳米比亚的选举过程；

第二，坚定不移地要求南非及其纳米比亚总督立即完全解除西南非民组内KO-EVOET残余分子的指挥结构，停止该集团成员对纳米比亚人的各种骚扰；所宣布的减少或限制KO-EVOET的意图都不是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前提的条件；

第三，紧急审查该领土目前出现对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有影响的各種法律和宣言草案，其目的是为了要求南非和总督删除所有歧视或不公平对待选举中一方或另一方的条款；

第四，要求南非撤走所有被西南非民组利用的CASSPIRS汽车；同时应要求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具体地同意布置这种车辆；

第五，保证各政党有足够和同等的时间在电台和电视上教育选民，开展竞选运动；

第六，要求南非和总督废除最近对总登记官为登记日的使用洗礼记录的禁令，以此作为对两、三起孤立的篡改文件事件的反应，正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纳米比亚，禁止使用这一唯一可靠记录将会导致成千上万有资格的选民被毫无理由地排除在外。

七. 审查有关实际举行选举的法规, 以便指导如何确实保密, 消除可能产生选举舞弊的漏洞。

八. 确保南非及其行政长官目前削弱某一方面的行为立即停止。

九. 认真考虑修改或以其他方式调整选民登记结束日期的必要性, 以便让受到现行法规和作法不利影响的人们有机会纠正自己的身份与状况。

非洲国家集团不得不承认, 我们对所谓南非将最终遵守方案规定的解释与保证相当怀疑。 如果从4月以来南非当局并未遵守规则, 他们在选举前二个半月会自觉遵守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这种解释与其说保证履行第435(1978)号决议, 倒不如说有利于南非的目的进一步拖延等于协助南非蒙骗过关。

我们把这项艰巨、微妙的任务放在安全理事会面前, 完全认识到安理会是纳米比亚领土独立过渡问题上的最高权威。 因此, 我们呼吁安理会成员以他们崇高的品质帮助纳米比亚人民不上阴谋诡计的圈套, 使整个联合国行动起来而不遭谴责。

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国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切协助, 与安全理事会密切积极的合作, 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主席 (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埃及代表, 他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身份发言。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巴达韦先生 (埃及)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今天不仅作为埃及代表发言, 而且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份发言。

主席先生, 我借此机会就你担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重任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达我们的衷心祝贺。 我相信, 以你杰出的才干, 你定能有效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相当清楚地了解你广博的经验与政治智慧, 祝愿你工作圆满成功。 由于我们两国——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之间阿拉伯兄弟友谊的纽带, 我特

别自豪地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主席。

我也要向南斯拉夫大使佩伊奇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和赞扬，他以如比的智慧和技巧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今天讨论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联合国成立之初，大会第一届会议上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四十多年来，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无数决议。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也通过了许多决议。

1966年，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权，使联合国直接负责该领土的行政管理，直至独立。这是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历史上一个空前的重要步骤。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联合国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使拥有正当权利的人们能够行使这些权利，为非洲这一重要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努力的成果。

该决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被认为是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唯一方案，能使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独立的权利和对自然财富与经济资源的主权利。

非洲统一组织同国际社会一样关心纳米比亚的独立，非统组织成立以来一直把该问题放在它的议程之上。非统组织认为，只有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后，非洲大陆才算能完全自由。因此，非统组织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欢迎联合国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案，积极支持这方面的外交努力，争取实施方案。

虽然，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需要执行方案，以使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自由与独立的权利，但方案的具体实施却遇到了障碍。去年，外交活动带来了希望，我们可以在1989年4月1日宣布纳米比亚独立，真正实施联合国方案。

埃及支持了使纳米比亚独立，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每一次努力。因此，我们欢迎选择开罗作为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第一轮会谈的地点。

在埃及，我们对自己的参与感到自豪；鉴于我们致力于非洲的正义事业，我们认为这是自然的。在开罗举行会谈时，这代表着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独立权利的努力取得成果，这种支持早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选择开罗作为会议东道国之前就存在的。

国际社会日益接近实现我们的目标，可以肯定各方必须本着合作与诚意的精神充分尊重并执行国际计划。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仍然遇到种种障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可能会危及正在作出的努力并破坏和平机会，或者导致一种朝不得夕的独立形式，从而使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的斗争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循环，对该区域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非洲认为，南非把罪恶的科弗特(Koevoet)分子包括在当地警方力量中，不仅在纳米比亚造成暴力和挑衅的升级，而且动援国际上认为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自由、正常选举的信念。我们认为，这也违反了和平计划的精神和实质。

非洲同秘书长及其在纳米比亚的代表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对纳米比亚日益恶化的局势，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局势深表关切，在那里科弗特分子正在进行侵略和挑衅的活动，实际上是谋杀的活动。非洲坚持认为，这帮人必须解散，他们的活动必须制止。

这些日益恶化的安全条件不允许进行正常和自由的选举，正常和自由的选举是第435(1978)号决议的目标，旨在促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并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要求南非政府继续表现出责任感和理智，使该区域免遭进一步的动乱和不稳定，并且使该区域各国人民能够面对发展与生存的挑战。

我们也要求南非政府充分尊重和平计划，并且在拟定的执行过程中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进行诚意的合作。对非洲来说，这是促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权的唯一途径。整个非洲都认为，这是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符合各方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开端。

国际社会希望看到有关各方表现出同秘书长诚意合作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精神，并表现出自己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它又认为，在这一阶段南非必须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努力表明自己对和平的承诺是真诚的。过去的经历最起码已严重动摇了对南非具有诚意的信念。

非洲促请有关各方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坚持努力以各种途径说服和迫使南非抓住这一不会再出现的机会以实现该区域和平并且通过充分履行其根据和平计划作出的承诺来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它也应当促使该计划能够正常和稳步地执行，以期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冒昧地表示希望比勒陀利亚政府将对这一呼吁以及明智的呼声作出反应，并表现出政治勇气和诚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国际上对执行纳米比亚和平独立计划的信心。

非洲统一组织正准备接纳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作为成员国，从而标志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的最后堡垒的垮台，把纳米比亚的人类资源用于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希望不需等待太久。

我们非洲知道，秘书长在非洲的任务是危险和棘手的。这也是一项独特的历史性责任。我们相信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依赖他的公正态度、客观立场以及让这艘船安全驶入港口的能力。

让我借此机会表示非洲极为赞赏秘书长的努力，祝愿他在履行其历史任务时取得圆满成功。非洲重申信任和相信秘书长以及那些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极为艰巨和复杂的情况下帮助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诚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祖泽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按照传统的要求，表示赞比亚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八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你代表着一个友好的不结盟

国家，贵国和我国有着最好的关系。从个人方面来说，你仍然是奉献精神的一种象征，你履行义务，致力于纳米比亚的自由斗争。因此，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这个关键时期来到此崇高的机构寻求正义与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非洲的一位伟大儿子的英明领导下工作的。但愿在主席你的指导下，我们的审议工作将取得成果。

请允许我冒昧向我亲爱的同事，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娴熟地、英明地主持了7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赞比亚提出的参加这一重要辩论的请求。在最终导致安理会通过第629（1989）和632（1989）号决议的谈判期间，我们非洲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运动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秘密计划表示关切。

象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当时就知道，南非将最终逐步撤出纳米比亚，但是，它打算以其他手段维持其存在。因为要南非通过立法使自己不存在或自己消灭自己是违反人性的。

当时还可预见的是，南非将企图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军事和政治上丧失信誉。因此，4月1日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恐吓和杀害纳米比亚北部的西南非民组支持者的事件必须被视为南非为阻止西南非民组的选举胜利和确保它在纳米比亚独立演变中的立宪作用所作的努力。这是南非想维持其在纳米比亚存在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尽管我们处于向纳米比亚独立过渡阶段的中途，但该国局势仍然不稳定。西南非民组领导人仍然面临被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和害怕西南非民组取得选举胜利的其他人暗杀的危险。11年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为控制选举进程和选举结果做准备的南非继续开展诽谤西南非民组的政治运动，把4月1日前后发生的事件说成是由于西南非民组领导人判断失误所造成的，这种制造假消息的目的是要便西南非民组的失败具有可信性。尽管联合国解决计划要求解散平民突击队和族裔力量及撤除其指挥机构，但南非拒绝解散和撤除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和所谓的西南非洲领土部队的指挥机构。

问题不是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是否应该重新部署在纳米比亚北部以外的地区，也不是我们应改变向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提供的武器的规模，事实上也不是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应被限制在指定的地区。问题不是南非是否应该减少其 CASSPIR 装甲运兵车的数量。这仅仅是一个遵守解决计划的问题，解决计划要求解散武装力量，及撤除其指挥机构。

当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仅仅是吸收到西南非洲警察力量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分子正在浩劫纳米比亚平民。他们从事恐吓和普遍骚扰西南非民组支持者的活动。秘书长在上次向安理会所作的声明中证实了这一事实，他的声明的内容是：

“联合国过渡小组明确地证实同西南非民组相反的是，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还没有适应纳米比亚新的政治局势，并继续骚扰和恐吓平民。根据联合国计划的条件，他们不适合继续在警察部队中留用。”

目前的纳米比亚局势不适于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除了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对西南非民组采取敌对行动外，由南非控制的新闻界开始了一场反对西南非民组的运动、明显地违反了不偏不倚的原则。正如我们先前说的那样，不偏不倚的原则对所有有关方面具有约束力，必须严格遵守。为了让执行进程获得成功，所有签署协定的方面必须按照规则比赛。

纳米比亚选举在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应做到自由和公平。在数选票中选举必须是自由的。在投票人登记中选举必须是自由的。在竞选中选举必须是自由的，安全理事会应在每个阶段揭发任何舞弊行为。

我们没有看到安全理事会进行很多干预。例如，安理会应要求把南非特种镇暴部队从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调走。安理会应要求南非释放所有纳米比亚政治犯，不仅仅是部分，而是所有被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安全理事会应该告诉南非人，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在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的存在使这支纳米比亚警察部队不适宜向西南非民组领导人提供安全。

纳米比亚的登记法和选举法比较更加易于操纵。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宣布非法政权颁布的所有法律为无效。 例如,许多人应邀参加的请客活动(这是组织者出的主意)和在请客中进行的抽彩显然违反了不偏不倚原则。给与特种镇暴部队和西南非领土部队薪酬违反了不偏不倚原则。 允许南非在目前的辩论中发言将是对不偏不倚原则进而对法律的违反。

法律必须具体。 安全理事会必须绝对确信,法律构架是适当的。 在竞选中使用的后勤物资必须受到法律保护,以确保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必须制定保障措施,以防止多次投票。 可能允许非纳米比亚人参加选举进程的法律必须废除。

安全是最重要的。 安全理事会必须调查有关保密的立法,尤其是有鉴于联合国在监督方面的弱点。

恐吓、逮捕和拘留等问题应受到彻底审查,并设立适当处理这些问题的法庭,以确保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 现有的法庭不能被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它们是南非设立的,因而是可疑的。 对投票的控制必须严格,以避免舞弊的可能性。 对电台、电视和报纸的使用机会必须均等。 也有一种可能,农场主和实业家将阻挠均等地接近在他们农场、矿井和企业工作的工人。 如果选举要被证明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法就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应在投票后马上进行分开检票,以便不易调换选票箱。 在检票后,应立即公布选举结果。 应通过执行联合国的深思熟虑的投票人教育方案使投票人熟悉投票程序。

让我在结束发言时简略地谈谈这一局势的最近历史。 在达成兰卡斯特协定后,苏梅斯勋爵决意使这个进程发展到没有退路的地步。 他硬使其超过了为彼得·沃斯特将军举行的政变所设想的地步。

纳米比亚的情况不是这样。 例如,我们不知道在11月份选举后谁来主持立宪会议。 行政长官将完成他的工作,无论他举行选举的工作做的好坏。 最后一名南非士兵要么已离开,要么正在离开。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领土军和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其指挥机构仍未解除——将整装待命，一旦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获得选举的全胜，就重新集合，采取一切可能的破坏活动——不排除一场政变。实际上，必须把建议中提出的立宪会议宣言草案看作是意在使行政长官的政变正式化。

我本来是要向安理会描述纳米比亚漫长和波折道路结束的情况。我本来还想对安理会指出，我们的梦境和国际社会的梦境将要实现，而我已遥遥闻到自由的战鼓声。我本想告诉安理会一个民族即将诞生，她已叩响问世之门。我本来希望告诉安理会，纳米比亚即将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而诞生，不再受占领军的控制。但我仍认为，纳米比亚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前景暗淡。今晚之前，南非将挑选出一伙人组成政府，但绝不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今天上午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希拉尔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安理会选择在纳米比亚独立的执行进程中这样一个关键和微妙的阶段就该国问题召开正式会议，非常遗憾。

安理会的这些工作——我们已开始看到这种证据——将使这一进程背离它一直借以进行工作的平静和有效的外交谈判的轨道，并把解决方案置于公众面前和出于政治动机的争吵之中，而这种争吵只能使各方态度强硬起来，造成无法谈判的立场，并可能破坏南非、秘书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和安理会都完全拥护的成功的解决办法。

此外，本次会议还表明，人们对于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关于尽管仍有一些障碍但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已走上正轨的判断缺少信心。

秘书长在访问纳米比亚和南非之后出席1989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期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对执行进程发展方式的乐观看法：

“……尽管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各种困难，联合国方案的执行已走上正轨，纳米比亚的独立已在掌握之中。”

他还说：

“我从纳米比亚回来，受到很大鼓舞……我相信，如果各方履行它们根据解决方案和有关的谅解而担负的承诺，如果纳米比亚内各方本着民主和民族和解的精神进行竞选，一个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将能在11月初进行。”

据我了解，他最近还在1989年8月3日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了这种看法。

近在1989年8月3日，秘书长的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代表指出：

“我合情合理地相信，三个月后纳米比亚将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第435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正常。”

在8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阿蒂萨利（Ahtisaari）先生再次提到了他在执行进程方面从南非和纳米比亚官员那里得到的大力合作。

实际上，如果在过去这18个月的谈判期间有某种连贯性的因素，这就是南非对安理会1978年9月批准的解决方案的承诺，以及它克服方案执行道路上一切障碍的决心。

如果应在某一时刻就“不断恶化的纳米比亚局势”召开安理会正式会议，那就应是4月1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命令其部队越过边界，极为公然和肆意地违反了它对联合国作出的并且长期以来一直被对方重视的每项保证。 该组织的这一行动，对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进程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不仅如此，它还危害了1988年12月22日的《三方协定》。

虽然有人怂恿我们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行为中得出明确结论，但南非却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与特别代表密切磋商，从而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现出其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承诺。 南非在与特别代表和秘书长达成协议之后，决定重新部署已撤回基地

的军队，并重编防暴警察部队，这些部队显然是能够对付这种威胁的唯一力量。

在接踵而来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浸透浪潮中，南非与《三方协定》的其他方面一道，采取实际步骤把对执行进程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并继续为协定的执行作出实际安排，没有这些安排，该进程将严重受阻。

我们还应注意到很多非洲领导人、特别是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总统，以及其它几个国家在补救由西南非人民组织所造成的局势的努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人们却认为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未能履行其职责。

这些事件及这一失职情况，使纳米比亚人民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真正意图和联合国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和理所当然的关切。

1989年4月1日，西南非人民组织向全世界撒了谎。有什么东西能防止它再次撒谎？

安理会是否愿意在其可能审议的任何决议中加入一项关于西南非人民组织不会再向纳米比亚发动军事入侵的保障？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向南非政府表示，他们相信西南非人民组织不再构成外部军事威胁。南非呼吁安理会确保这种信心，并当这种不测事件发生时公开承担责任。

有鉴于这些严重和合理的关切，值得赞扬的是，正是由于南非政府的决心，南非国防军部队的撤出工作提前完成，种族部队已解散，尽管有人今天在此说的话，这些部队的指挥系统也已解散，这都是按照解决计划中规定的方案进行的。尽管不断获得的情报表明，并非所有西南非民组的渗入人员均已返回安哥拉或被限于南纬十六度以北的基地，处于解决计划中规定的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监督之下，但我们仍采取了上述行动。

与此同时，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困难，行政长官和特别代表继续就前者应采取的其他步骤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如何行使第二梯队的权力，废除有可能妨碍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歧视性立法，颁布《大赦通告》和《关于选民登记的通告》以及在与为此目的指定的独立法官一致的情况下释放属于“政治犯”类别而在纳米比亚仍被囚禁的为数不多的犯人。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进行的谈判仍在继续，使得已向该署登记的移居国外的纳米比亚人返回家园。西南非民组促使国家社会相信，此类难民有八万人左右，但实际只有四万一千人已登记，其中约有三万八千人已返回纳米比亚。这再次表明南非对忠实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承诺。

同南非释放囚犯相反，关于西南非民组在其营地关押的人员的指控仍然存在。1989年6月，西南非民组宣布释放了约二百名被关押的人员，据说他们已返回纳米比亚。其中一个由133名成人和21名儿童组成的小组报告说，仍在许多他们的同胞被关押着。他们还报告了曾遭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待遇。尽管他们做了如此表示，但西南非民组至今未允许进行公正的国际调查。秘书长在出席于亚得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时曾对未收到任何有关被西南非民组关押的人员的明确证据表示关切。

那么，我们又怎能相信西南非民组关于已释放所有被关押者的说法呢？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南非对解决进程的承诺及南非与特别代表合作的意愿，那就不妨看看下列事实：已有5844人，即预计的合格选民的86.4%已做了选举登记。他们的登记是由在行政长官指挥下的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办理的，特别代表和他指定监督这一工作的官员对此完全满意。

行政长官已准备过了关于立宪大会的选举草案和通告草案，为了确保获得普遍的满意并消除特别代表有可能抱有的关切，这些文件已经在三周时间内公开发表，这样做的明确目的是让对此表示关心的个人或组织做出评论和提出看法。目前正根据所了解到的评论和看法就最后文本进行谈判，并将继续下去，直到行政长官和特别代表取得完全一致。我要强调指出，非洲统一组织的评论也正在得到仔细的考虑。

上述种种将表明，行政长官和南非政府完全致力于实施解决计划，致力于让所有合格的纳米比亚人，包括那些在纳米比亚出生但住在国外的人及他们的孩子充分参加选举，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西南非民组主席8月9日的荒谬说法，即我们把数达15万的南非人弄到纳米比亚进行选举登记和投票。倘若他们本人希望，那就必须允许那些居住在南非、有登记资格的人这样做。至今为止，在登记时间还剩一个月时间时，在纳米比亚北部边界的两个登记中心只有二千三百人登记。这些数字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由于其历史背景，没有人指望这会是一个简单的进程。尽管1989年4月1日发生了那些事件，但已达成了这样一个立场，以至秘书长能够告诉非洲统一组织说，尽管依然存在着某些障碍有待排除，但他对于11月初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表示乐观。这证明了行政长官和特别代表杰出的献身态度。

在这些障碍中包括了有关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某些过去曾为被称为Koevoet的镇暴单位成员的人员进行恐吓的报道，自4月1日以来，已收到来自各方，包括西南非民组的有关恐吓的指控436次。其中只有110次是针对西南非洲警察部队的。所有这些指控都得到了调查，如果属实，则将犯罪者提交审判——这包括西南非警察部队的人员和西南非民组的成员。

行政长官已认真注意到秘书长对Koevoet所表示的关切——后者已指出这一点——并已采取若干步骤消除这种关切。这些步骤包括将名为CASSPIRS的防地雷车辆的数量从400减至60，其中包括借给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或用于保护动物使其免遭偷猎的该类型车辆。同时还同意不在夜间部署此类车辆。事实上，这种车辆只部署在仍有地雷的地区。同时也采取了其它加强纪律的措施。

上周，特别代表向行政长官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绝大多数成员已作为平民返回纳米比亚，该军的指挥系统已解散，即该军的一些指挥官已作为平民返回

纳米比亚，该军的武器已储存上油，由安哥拉负责保管。秘书长于1989年8月11日向南非政府重申了这一保证。安哥拉在此之前已曾向我们保证，在南纬十六度以南的安哥拉领土上已没有武装的解放军成员。

根据这些保证，同时按照其表明的下述立场，即当解放军在边界以北造成的威胁减小时，他将考虑削减部署在纳米比亚北部的西南非民组部队的人数，行政长官现已决定解除那些于1989年4月1日西南非民组袭击之后加入西南非洲警察部队的前Koevoet成员1200人的职务并将其限制在营地内。这些人依然处于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监督之下。

但是，行政长官强调指出，如果奥万博兰或其它地区的局势恶化，他将不得不根据解决建议中为他规定的责任，考虑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恢复法律与秩序。

我还必须指出，我国政府确信，尽管行政长官多次呼吁，但联合国过渡援助团并没有充分履行其在监测恐吓行为方面所负的责任。

《解决方案》的第10段要求特别代表

“采取步骤保证不可能在选举进程中发生来自任何方面的恐吓或干涉”。

秘书长1978年8月29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12827)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责任，报告第29段指出

“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民警人员的职责包括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任何方面对选举过程施加的任何威胁或干涉，在适当时伴同……警察部队执行其任务，并协助执行行政长官所要履行的职责，以保证现有警察部队的良好行为能使特别代表认为满意。”(S/12827，第29段)

在同一报告第31(c)段中，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平民机构的非警察人员的任务被进一步描述为

“确保不发生威胁、压制或限制言论、行动或和平政治集会自由、因而可能妨碍自由、公平选举这个目标的事件，或对这方面的控诉进行调查”。

南非政府必须重申它要求完全遵守这些条款。该领土北方的局势要求过渡时期援助团参与检查来自任何方面的所有恐吓行动。由于前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已被限制在基地中，这就更加重要了。

总督已采取步骤减少因前镇暴部队的存在而构成的所谓威胁。他同样认真地对待他根据《解决计划》第9段对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应承担的义务，尤其考虑到纳米比亚居民对在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主持下受过训练的PLAN士兵返回的担心和对那些已经返回或可能在16度纬线以南，或甚至已渗入纳米比亚北部的人的情况弄不清楚。

过去数月中尽管反复提出了要求，但我们尚未能够从特别代表那里获得已返回纳米比亚的PLAN成员人数或是仍然留在安哥拉的成员人数的任何数字。只有当我们能够证实这方面的数字时，我们才能得到西南非人民组织4月1日的入侵不会重复的令人满意的保证。

本安理会、秘书长和过渡时期援助团现在有义务不仅保证西南非人民组织从今以后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由它承担的义务的文字和精神，而且也说服纳米比亚人民它从此保证并能够贯彻这一承诺。

主席（以法语发言）：本次会议没有人再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8月17日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1点35分散会。